歷史與空間

# 香港人知道香港是一座海洋城市嗎？

●尤澤峰

上周日，我在香港海事博物館參加了香港大學出版社舉辦的《董浩雲與中國海運的啟航》新書發布會，並與作者進行了交流。董浩雲祖籍寧波、成長於上海，後來建立起橫跨全球的航運事業，被譽為「世界船王」。對我而言，這場活動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某種程度上，我同樣出生在寧波，長在上海，也是兩年前來到香港之後，開始從海洋與航運的角度重新理解這座城市。

離開活動現場後，我照例走過中環海濱。這個月，也正好是我來到香港、加入香港海事博物館工作的第二年。過去兩年裏，我幾乎每天都會經過維多利亞港。每天看着渡輪、拖船、貨船和遠洋船舶穿梭於兩岸之間。時間久了，我開始反覆思考一個問題：香港人知道香港是一座海洋城市嗎？

很多人看到這個問題，或許會覺得答案不言而喻。畢竟香港四面環海，擁有超過260個島嶼和超過1,100公里海岸線；維多利亞港更是世界著名的天然深水港。

但如果進一步問：今天的香港人，是不是仍然把香港理解為一座海洋城市？

答案或許沒有那麼簡單。因為在當代香港的城市敘事裏，我們更習慣把香港定義為國際金融中心、商業中心和貿易中心，而較少從海洋的角度理解香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然而，香港的故事，其實是從海洋開始的。

## 香港首先是一座港口城市

1841年英國佔領香港島時，這裏並不是一塊特別富饒的土地。當時香港島人口不過數千人，沒有大型工業，沒有豐富資源，也沒有廣闊腹地。英國真正看中的並不是香港島本身，而是維多利亞港。

歷史學界普遍認為，維港優越的天然深水條件、良好的避風環境，以及連接珠江流域與國際航線的戰略位置，構成了香港後來發展的根本基礎。這一點其實非常重要。因為它意味着香港的發展邏輯，與許多傳統城市並不相同。很多城市是先有城市，再建設港口。香港則恰恰相反。是港口創造了城市。沒有維多利亞港，就不會有後來的貿易中心；沒有貿易中心，也不會有後來的金融中心。

十九世紀以來，來自世界各地的商船不斷進入維港。貨物在這裏轉運，資本在這裏流動，人才在這裏匯聚。銀行、保險、航運代理、貿易公司等現代商業體系也陸續在這裏發展起來。從這個角度看，香港今天最引以為傲的國際化，本質上首先是海洋帶來的國際化。

今天談起香港經濟，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金融業。但如果回顧歷史就會發現，金融並不是香港發展的起點，航運和貿易才是。貿易產生物流，物流產生資金流，資金流再催生融資、保險、結算與銀行服務。換言之，香港的發展路徑實際上是：港口→貿易→金融。遺憾的是，當金融成為香港最耀眼的城市名片之後，人們往往只記住了最後一環，卻逐漸忘記了最初的起點。

事實上，即使到了今天，香港仍然擁有完整的海事服務生態體系，包括船舶管理、海事法律、航運金融、海上保險、海事仲裁等專業服務，而這些正是香港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香港並不是從港口城市「升級」為金融城市。更準確地說，香港是在港口城市的基礎上發展出了金融中心的功能。理解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香港。

## 一個鐵箱子如何改變香港

如果要從香港海事史中選出一個最深刻改變香港命運的事件，我會選擇集裝箱革命（Containerisation）。

今天的年輕人看到貨櫃碼頭，可能覺得那些堆積如山的集裝箱只是普通鐵箱。但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它們曾經徹底改變世界。標準化集裝箱的出現，使貨物裝卸成本和運輸時間大幅下降，推動全球供應鏈快速形成，並成為全球化進程的重要基礎。香港很早便意識到這一變革的重要性。經過多年規劃，1972年第一艘集裝箱船停靠葵涌貨櫃碼頭，香港正式進入集裝箱時代。此後數十年，香港迅速發展成為全球最繁忙的貨櫃港之一，並成為亞洲製造業和國際貿易網絡中的關鍵節點。

但我認為，集裝箱革命最重要的意義並不在港口，而在社會。因為受影響的不只是船公司，還有碼頭工人、貨車司機、倉儲企業、報關公司、貿易商、銀行、保險機構，以及無數從事進出口貿易的家庭。許多香港家庭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實現財富積累和社會流動，背後都與全球貿易的快速增長有關。從某種意義上說：集裝箱不僅改變了香港港口，也改變了香港社會。

然而今天，很少有人會把自己的家庭故事與航運聯繫在一起。這恰恰說明，海洋正在逐漸退出公眾的記憶。

## 香港優勢與海洋密不可分

這些年，由於工作關係，我持續關注全球主要海洋相關城市的發展。新加坡、倫敦、紐約、鹿特丹、奧斯陸，被視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海洋城市。它們成功的原因當然包括港口、產業和政策，但還有一個經常被忽視的共同點：這些城市清楚知道自己是一座海洋城市。在那裏，海洋不僅是一門產業，更是一種城市認同。

學校會講海洋歷史，媒體會討論海洋議題，年輕人知道航運、港口和海事服務為何重要，海洋始終存在於公共敘事之中。相比之下，香港擁有同樣深厚甚至更國際化的海洋傳統，卻逐漸形成了一種以金融和地產為主導的城市認知。維港越來越像景觀，航運越來越像專業行業，海洋越來越像歷史。

但事實上，支撐香港國際地位的許多基礎優勢，至今仍然與海洋密不可分。因此，我越來越覺得：香港面臨的挑戰，未必首先是海事產業的問題。更值得關注的，是海洋認知的問題。因為一個城市的發展，不僅取決於它擁有什麼，更取決於它如何理解自己。

過去兩年，每天穿過中環，看着維港裏的船來船往，我常常會有一種感受：海洋從來沒有離開香港，離開的，也許只是我們對海洋的關注。維港依然是世界重要航道，船舶依然在連接香港與全球市場，海事服務依然是香港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事實從未改變。改變的，是我們對香港的理解方式。

香港當然是一座金融城市，也是一座國際商業城市。但在這一切身份之前，它首先是一座海洋城市。因為香港因海而生，因港而興，因航運而連接世界。一百八十多年前，是維多利亞港把世界帶到香港。今天，當我們討論香港的未來時，也許不應該只仰望天際線，我們也應該重新看看腳下的海洋。因為重新認識海洋，並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重新理解香港。

詩語背後

# 俄羅斯：舊作新讀(下)

●木 木

2019年6月，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牽頭組團，赴俄羅斯學習考察，我擔任團長。為期半個月，來去匆匆。當飛機降落香港機場，以為此行就這樣翻篇了，不曾想那只是一段短暫旅程的結束，卻是一場長遠敘事的開始。而短暫旅程留下的詩歌，在長遠敘事中找到了註腳。俄羅斯之行的一些見聞和思考，對自己後來認識和處理有關問題，把握人生前行方向，產生着潛移默化的影響。

考察團6月9日凌晨從香港機場啟程，由於時差關係，抵達莫斯科機場為時尚早。飛機降落後，我們打開手機，才得知香港出了大事。我們連忙請示總部，是繼續俄羅斯之行，還是打道回府。總部指示，所有離港外出的工作安排，已經出發的按原計劃進行，沒有出發的暫停。

儘管俄羅斯的學習考察沒有中斷，但大家的心思都被香港傳來的消息牽動着，寢食難安。在承平日久的香港，「修例風波」已是大事件了，沒想到新冠疫情緊隨而至。經此兩難，加上中美貿易戰影響，促使香港重新認識自己在國家發展和國際競爭中的定位。

隨後俄烏衝突爆發。於我而言，由於博士攻讀的是國際共運史專業，前不久又剛去過俄羅斯，對這場衝突尤為關注。當初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觸及到的那個核心命題，再次泛上心頭：個體的微小如何面對歷史的龐大。俄羅斯之行是我最後一次因公出國。兩年後調回內地，就職深圳市政協，直至退休。工作內容和節奏都發生根本變化，生活轉入完全不同的軌道。

首先，職業身份雖然還是公務員，但主要從事文史方面的工作，體會到一種從心所欲的舒適。短短幾年來，結識了一批文史界同行，參加各種文史活動，對深港雙城本土文化研究產生了濃厚興趣，相繼出版了《藏在地名裏的香港》《深圳十峰——從山海閱讀城市》《文化行走》《藏在地名裏的深圳》等隨筆集。北京的理論研究，香港的統戰聯絡，深圳的文史寫作，職業生涯清晰地呈現出三個階段。如果說前兩個階段都多少有些身不由己的話，現在一門心思投入文史領域，竟生出了「回家」般的親切感。或許，人終究是文化的動物，一生不管從事多少職業，最後都要回歸文化吧。

其次，父親的去世使我重新審視生命存在的意義。父親臨終前因白肺咳痰講話都很困難了，還開玩笑說：「人肯定是要死的，不然地球裝不下。」這句雲淡風輕的話，不時浮上腦際，引發我對生與死的思考。一次次去到父親墓地，面對墓碑上的遺像，想着他一輩子的經歷。循着父親的生命軌跡，我看到了他們那一代千千萬萬普通人的畫像：一輩子積極而努力地生活着，沒有任何懈怠和不良嗜好，自覺擔負起家的責任和國的義務，安分守己，把一切委屈嚥下，富有韌性地前行。時代也許出現錯誤，制度也許存在不公，但人性的自淨和救贖從未被放棄，成為世間持續發出的光。

而今，父親對這個時代的波翻浪湧再沒有任何感知了。要不了多久，父親在這世上兢兢業業85年所有的理想追求、勞碌奔波、喜怒哀樂的痕跡都會被抹去，而生活還將繼續。其實，把時間拉長一些，撇開具體的人和事，他這一輩子，也是我這一輩子，你這一輩子。

父親去世後，母親生了幾場大病。這次更嚴重，醫生初診為腎癌晚期，全家都很緊張。後來穿刺活檢，確診是慢性腎盂腎炎。我本是去照護病人的，自己的身體卻出現不適，趕忙入院檢查。有些意外的是，醫生讓我住進了老年醫學科。這是我第一次知道醫院還有這個科室，也第一次意識到了人生已進入哪個階段。

俗話說：父母在，人生尚有來處；父母去，人生只剩歸途。自從父親去世，母親生病，我越來越感受到歸途的逼近。而父親的墓碑，儼然歸途上的里程碑，並隱隱成為人生海海的燈塔。

粵語講呢啲

# 食咗乜、食咗物、食咗乜乜物物(二)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假使有人「姿態悠閒」地出現在你跟前，你會感受到他是何等的從容、何等的自在，應沒有事情可令他擔憂的了。廣東人會叫這副模樣做「姿悠」，多寫成其同音詞「滋油」。以下是一些與此詞意思相仿的用詞：

滋滋油油、滋油淡定

食咗幾擔豬油/食咗成擔豬油

食咗豬油包

「滋滋油油」是「滋油」的加強版。「滋油」與有冷靜鎮定意思的「淡定」同義，「滋油淡定」便成了「滋油」的強化詞。「豬油」是「滋油」的諧音；「食咗幾擔豬油/食咗成擔豬油」其實是「食咗幾啖（幾口）豬油/食咗成啖（整口）豬油」。豬油多吃會膩，膩了就不能再吃下去，所以用「食咗幾擔豬油」來諷刺人過度「滋油」，做事總是慢吞吞的/慢半拍的便最適合不過。製作「豬油包」用「豬油」，所以「食咗豬油包」成了「食咗幾擔豬油」的一個趣味版本。

示例1：

我呢個拍檔講嘢陰聲細氣、做嘢慢條斯理，要提佢幾嘢先都一都，「食咗幾擔豬油」咁！

中醫師指出吃山楂麥芽可幫助消化。「食咗山楂麥芽」就是說某人的胃口出奇地好。

示例2：

你唔係呀嘛，叫兩個巨無霸餐，「食咗山楂麥芽」咩？有兩個friend嚟緊呀，叫定先啫！

吃了大蒜，口中會散發出一股難聞的氣味。廣東人就此創作了以下一個歇後語：

食咗大蒜——大口氣

比喻大言不慚。

示例3：

今屆世界盃日本喺32強未對巴西之前，有位隊員話巴西今非昔比，球星尼馬已經冇以前咁有威脅，分分鐘隊冧巴西都唔出奇。呢條友真係「大口氣」，「食咗大蒜」定嘞！

坊間有兩個與「食咗好多大蒜」相關的俗語：

食咗幾擔大蒜，食咗成擔大蒜

寫法應來自「食咗幾擔豬油」；可會知道，只要吃過少量大蒜已有「大口氣」的效果，所以不需要用上這麼誇張的描述。

中國人迷信以形補形，如：吃豬心補心、吃豬腰補腎。豹子性強悍兇猛，所以如有人極有膽量、簡直不顧後果或大膽至接近瘋狂程度，廣東人會說他：

食咗豹子膽

示例4：

你「食咗豹子膽」呀，居然連老細都咁「寸」（譏諷、以下犯上）！

日本呢個森林一帶貼咗好多「熊出沒」嘅告示。不過就好多人唔識死照走入去，話過往十幾年都冇事發生，冇有怕。唔通佢哋「食咗豹子膽」？呢個世界唔怕一萬，至怕萬一！

「草龍」（「龍」口語「隴/龍4-2」），蜥蜴科「石龍子」的俗稱，是一種肉食性動物。其主要食糧是昆蟲，如：蝗蟲、蟋蟀、毛蟲。

養雀多數以「雀粟」作飼料；一般認為吃「素」淡而無味，所以雀兒唱歌也提不起勁；如果主人久不久以食肉的「草龍」作餵飼食糧，牠就會萬分雀躍，歌唱得頻密且嘹亮。

說人「好唱口」，不一定是他不停地唱歌；只不過是因心情特別好而說多幾句話，甚至哼歌幾句。廣東人就此創作了以下一個歇後語：

食咗草龍——好唱口

用以形容某人因心情開朗而說話特別多，就像雀兒吃了「草龍」般唱個不停。

來鴻

# 土樓裏的阿嬤

●胡賽標

《給阿嬤的情書》陸續在香港及海外銀幕上映，情緒如紅頭船搖盪心旌，淚水像浪花飛濺。看到影片中阿嬤葉淑柔，我的腦海跳出一個個土樓裏的阿嬤……

當年下南洋的洪流中，不乏客家人的身影。他們背井離鄉，捨妻別子，把「阿嬤」們留在土樓獨守空房，有的青絲染成白髮，再也沒與丈夫相見。我居住的一座土樓，就有十幾位阿嬤，有一位因丈夫海外娶了小婆，變成「半瘋」，罵罵咧咧。更多的像我叔婆那樣，雲淡風輕，挑擔度日，拉扯子女長大。

叔婆生於清光緒年間，童年時來到土樓做「童養媳」，少年時開始挑擔，20幾歲與丈夫結婚，生育兩子。丈夫過番去打工。某年，鄰居從泰國來信說她的丈夫病死了。叔婆痛哭了一夜。第二天，她腫着眼，釵着老式髮髻，穿着大襟衫，面容憔悴。但還是爬起床煮地瓜飯，公婆去世早，孩子嗷嗷待哺。樓裏幾位阿嬤，圍攏來，跟叔婆嘮幾句家常，悲憫地瞅她，說不出安慰的話。

阿嬤們七嘴八舌，傳揚隔壁村婭婆的故事：婭婆也是童養媳，嫁的丈夫在新加坡藥行，曾在新加坡生活了幾年。後來，為了照顧年邁的公公，帶兩個兒子返回老家。當時家鄉土匪猖獗。土匪聽信謠言，以為婭婆的丈夫寄了2,000大洋給公公，心生歹念。一天夜裏，四名土匪闖入家中，逼迫交出錢財。婭婆緊緊護住孩子。因為拿不出錢財，土匪擄走了一個孩子，公公主動跟着。婭婆站出來說：老人患有哮喘，自願代替老人做人質。最終婭婆母子被綁架。土匪將兩人帶到山上，用鐵鏈鎖住手腳，只給冷飯、鹹魚充飢，幾天換一處山頭，藏在炭窯裏。綁架期間，土匪不斷寫信恐嚇公公。山上寒冷，母子只穿一件單衣。三周後母子被民團解救。回到家中，公公立刻帶着全家搬到對面村子。婭婆的丈夫收到消息，帶着左輪手槍從新加坡趕回，牽頭組織村裏成立鄉團，與土匪交戰，各有傷亡……

日子如水一般清淡。每天深夜，等樓裏人歸屋了，叔婆總是悄悄地將樓門閂上。掃地，煮飯，餵豬，養兔，耕田，種菜……每件農活都沒撂下。她種的青菜吃不完，拿到村中心去賣。母雞下的蛋，積攢起來賣。稻田只有幾分，糧食不夠吃，她開荒種地瓜，栽木薯，植栗子。

宛如救命稻草的僑批再也沒有了。叔婆的唯一念想就是泰國的亡夫遺骸能運回故鄉安葬。時光淡化了傷悲。最後念想變成撫養幼兒長大。

養豬與挑擔，是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半年養一頭豬，100多斤，賣了100多元，孩子的學費有着落了。一次，她從墟市買隻乳豬，花了5元，可是才養兩周，就染上豬瘟，病歿了。那天，叔婆流淚了，心裏恍惚，挑擔的腳步踉踉蹌蹌。幾十里路變得如此遙迢。行至半途，她坐在大樹背吃「飯包」，邊吃邊落淚，淚水變魚汁……

起秋風了。她包上布頭帕，行走在下洋到大埔茶陽的挑擔隊裏。「叔，我來挑包紙下茶陽。」話音細柔。店主一看，是小巧清秀的叔婆。他憐惜地瞅她：「你挑竹蓆吧，價高點。」叔婆笑：「不了，我挑不動。」不病當大賺，她心想。挑一次擔，才賺幾角錢啊。從汕頭沿韓江而上的貨船，在茶陽卸下海產。叔婆挑鹹魚回下洋。她最愛吃煎鹹魚，噴香補腦。可是，她只能年節時才買，平時吃青菜、鹹菜、豆腐。每次殺豬，豬骨不賣，用碓舂成碎骨，蒸熟後可吃兩個月，那真是美滋滋的日子。

孩子漸漸長大，體恤叔婆，少年就去學徒當泥水匠。等有了孫輩，通了公路，挑擔隊銷聲匿跡。叔婆在生產隊幹農活，她時常憶起挑擔的往事。一次，她突然瞥見樓門坪有幾十根別人丟棄的牙籤，喃喃道：「可惜東西……」她佝僂着腰，一根根撿起來，細細地漂洗。

誰也沒想到，叔婆從耄耋活到期頤。閒暇時，她蹣跚着挪到樓門口的藤椅上，靜靜地坐着，偶爾哼起客家山歌：「放牛哥子等伴歸，戴頂草笠風緊吹；撿得草笠牛又走，趕得牛來伴又歸。」歌聲蒼涼而孤寂。叔公流落異鄉的遺骸沒有回鄉。叔婆活到105歲，像清風流雲般逝去。

●土樓裏的阿嬤，等信也等歸人。 AI繪圖